

新增傅聪回信30余封 唯一获得傅雷家人授权 《傅雷家书》有了经典纪念版

阅读傅雷 理解傅雷

□许钧

的江声起来之后,就预示了一个英雄的降临……

在傅雷眼里,翻译不是死的文字。这就像余光中说的,翻译就像一只鸟。有的人一字一词地对应,就像一只鸟,连根毛都没有少,但是它是一只死鸟,至多是一个鸟的标本。但是,傅雷的翻译,有的时候也许会失去一根毛或者别的,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加以改造,不改造,国人就无法接受。所以,看上去好像它失去了一些什么,或者跟原文不能够一一对应,但是,它传达的却是新鲜的生命,是一只活的鸟。这就是一个翻译匠和一名翻译家之间的区别:翻译家像傅雷一般赋予作品鲜活的生命,而翻译匠最多做出一个一根毛都不少的标本。我们要感受的,恰恰就是傅雷在其翻译当中所感受到的东西,所以说翻译难……我们再去看看傅雷,就能明白他所有的文字到最后,都是朝着一种鲜活的方向前进。

我看过傅雷的很多译本,他追求“神”,比如形容一个人肚子很大,开始翻译成“大腹便便”,后来觉得这个词不够好,最后改成“腆着一个肚子”,形象马上就不一样了。说一个人在房间里悄无声息地往前走,最后他改成三个字,非常简单,“悄悄地”,看上去不经意的文字,却传达出一种新鲜的事物。我们考查其翻译过程时,就会发现,傅雷在翻译艺术上不断追求的,一个是形与神的问题,一个就是归化与异化的问题。

傅雷注重“神似”,并认为翻译形神兼备最好。但是,从外语到汉语,发音变了、字形变了,而形式一变,意义就有可能产生变化。这时,如果一味机械地翻译,意思也就完全走样了。傅雷对从绘画符号的深刻理解当中,看到了形与神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由此提出,在文学翻译中求本,在形似与神似之间,应该是重神似、不重形似。翻译之难在傅雷那里,成了一种挑战,是对原文的挑战和超越。傅雷让原文的东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跟中国的文化水乳交融而不露痕迹,构成了一种语言创造的典范。

从对翻译这个词的理解,到三十年来对翻译的探索,傅雷对我而言,他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他代表一种文化的高度,影响到学界的思想,滋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这样去想,我们就可以回答出,为什么傅雷执着于翻译、钟情于翻译这个问题。这以后再去理解傅雷的意义,就会明白,翻译对于傅雷,是一种思想的表达、理想的体现、热爱祖国的显示。由此理解他的翻译事业,我们才能够真正超越文字的表层,上升到文化以及思想意义的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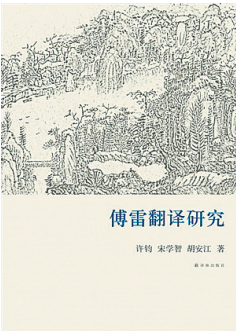
(因版面所限,文章有删节)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据《深圳晚报》



《傅雷家书》(经典纪念版)
傅雷、朱梅馥、傅聪 著
傅敏 编
译林出版社
2016年8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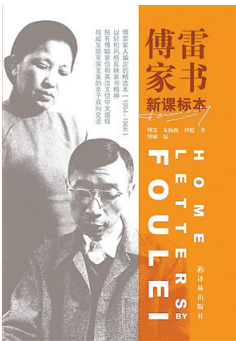
《傅雷翻译研究》
许钧、宋学智、胡安江 著
译林出版社
2016年8月出版



《傅雷家书》
译林出版社
2016年5月出版



《傅雷家书》经典译林版
译林出版社
2016年8月出版



《傅雷家书(新课标本)》
译林出版社
2016年6月出版

2016年9月3日,是傅雷夫妇逝世50周年。为了缅怀和纪念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法语文学翻译家,译林出版社近日特意出版了由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许钧领衔执笔的《傅雷翻译研究》。该书着力于目前国内有关傅雷翻译研究的学术空白处,并对傅雷的翻译世界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所做的探索,是在学术方向上对傅雷研究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开拓,亦是对傅雷先生那远逝的雷火灵魂的深切纪念。

2016年也是《傅雷家书》面世35周年,由傅雷之子傅敏最新编定、著名装帧设计师朱赢椿设计的《傅雷家书》(精装纪念版)也于日前推出,同时推出的还有经典译林版,是傅敏专为年轻读者修订,收入了大量珍贵图片,文化艺术与生活智慧并重,此外,还有平装版和新课标本版。

《傅雷家书》作为傅雷先生性情中的文字,不为发表而写成,面世以来却引起了巨大的文化反思,对不止一代中国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旧版不同,新版的遴选更侧重“人伦日用”,突出傅雷“真诚待人,认真做事”的做人准则,少了文化艺术的长篇论述,多了日常生活的短小故事。时间涵盖1954年至1966年,以傅聪的留学打拼经历、情感婚姻之路为经纬度,以亲切风格展现傅家父子间在求学、处世、音乐、文学等方面的交流。新版加入了傅聪回信三十余封,傅雷父子终得在书中团聚,是一部更加完整、亲切、丰富的《傅雷家书》。

——编者

◎读书札记

□陈鲁兴

9月29日,是作家陈忠实离开我们整整5个月的忌日。此前在《当代》杂志2016年第四期上,发表了许多与这位中国当代最优秀的文学大师有过难忘的交接和期遇的众多文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写得回忆他的文章。大师虽然走了,但是他留下的遗产确是永恒不变的精神财富。追思这位当代中国文坛伟大的大师级人物充满传奇般的人生与心路历程,对千千万万热爱他的读者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老子曰:“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我们纵观陈忠实走过的文学道路几乎所有的历程无不折射出他如老子所推崇的这种虚实;盈缺;曲直;躁静的辩证观。他视自己的文学创作如生命,而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但是生命也是不应该虚度和暗淡的。文学的辉煌正如生命之可贵,如果不能为其注入最有意义的内容,生命也是绝不可能放射出灿烂的光辉的。我们都知道陕西这块风水宝地是诞生中国文坛大师级人物最多的地方之一。

光是可以称之为中国当代文学巨阵中的领军人物的就有:柳青、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红柯……等一长串的名字。其中当属陈忠实最为厚重和震撼。一部《白鹿原》倾倒了整个中国以至于全世界形形色色的读者。著名作家红柯曾经三读其书,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是要把那本1992年第六期的《当代》杂志带在身边。因为那里边就发表了陈忠实的《白鹿原》。就在今年的4月29日,在人山人海前来吊唁陈忠实的人群中,就是他高高地举着这本杂志泪流满面的送别他的恩师,其情其景感人肺腑。

陈忠实对文学创作的严谨态度也是出了名的。一部《白鹿原》从酝酿到成书历经五年多的时间。这中间陈忠实为了他的这部巨著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数易其稿。他给自己立有一个标准和方向——要写出一部可以给人当“枕头”的书。他对托尔斯泰把那本名著《哈吉穆拉特》当枕头的佳话牢记在心,并当做自己努力写出好作品的动力和标准。这才有了

他血拼苦写,“书不惊人死不休”的坚毅豪情和决心。

在陈忠实身上还有一种极其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宠辱不惊、心安勿躁。1978年,著名的作家柳青去世,他给热心文学写作的青年作家们留下了一句话“作家要甘于寂寞”;他还提出了“文学创作必须是六十年一个单元。”陈忠实听到这样的教诲如醍醐灌顶,深受启发。六十年一个单元,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啊!陈忠实从此身体力行。他就是要摒弃一切浮华和浮躁,沉下去,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去写那些他经过千百遍构思、命运充满坎坷多舛的文学人物的故事。《白鹿原》取得极大成功后,相继获得了《人民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之后,他并不顾忌自己一时再也写不出更多更好能够和《白鹿原》相媲美的作品这一事实。他的观点是:如果没有灵魂的冲动,和大量扎实的准备他是绝不会轻易动笔的。他真的不愿意拿出分量不够的作品来滥竽充数的。

遥望“忠实”寄幽思



这也反映出陈忠实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感和道德底线。如今,陈忠实和伟大的托尔斯泰一样头枕着他们写出来的好书心神若定安详地走了。但是他们的灵魂就像他们自己的著作一样将永远长留在人间。

我们今天不但要去读《白鹿原》,更要为当代中国文学庞大的作家队伍中有了像陈忠实这样众多的为人民写出好书的作家而感到自豪和骄傲。因为只有成千上万的读者都去缅怀那些为人民写出优秀作品的作家,才能真正催生出中国文坛永恒不泯的春天。